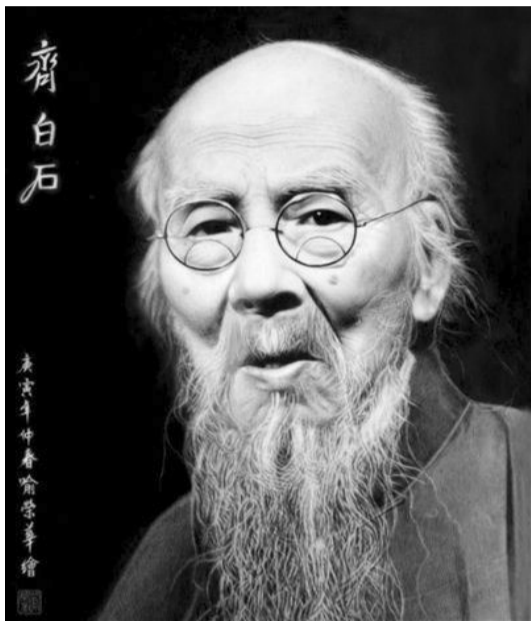


# 名人逸事： 一代大师齐白石卖印卖画

齐白石有许多逸事，关于他的卖画卖印卖书与当时市场买卖的关系，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其中，最有故事的是上海小开朱屺瞻和四川军阀王缙绪，他们均在故事中扮演了主角。

■据《杭州日报》



## “知己有恩”的朱屺瞻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

朱屺瞻与齐白石的最早交集是在1929年。当时朱是家境富裕的上海小开，他先看到了齐白石的山水画；其后在老朋友徐悲鸿的画展中看到了钤有“心游大荒”的一方印章，冲刀生辣，酣畅淋漓。即请徐悲鸿了解齐白石情况。并通过上海荣宝斋依齐氏润格订了印章，亦为“心游大荒”。其时朱屺瞻38岁，而齐白石67岁，两人相差近30年，可谓真正的忘年交。其后朱屺瞻不断向齐白石订印，十年间已得四十多方，齐白石欣然为其作梅花图，并有题识可以为证：

“屺瞻先生既索余画梅花草堂，并题诗句。又索刻石先后约四十印，今又索画此墨梅小幅。公之嗜癖可谓有癖矣。当此时代，如公之风雅，欲再得未必能有，因序前事，以记知己之恩，神交之善，非为多言也”。

其后朱公子收齐白石印积累渐多，遂冠曰“六十白石印富翁”，于1944年以此文字求刻。齐白石有边款刻“屺瞻仁兄最知予刻印，予曾自刻‘知己有恩’印，先生不出白石知己第五人”。齐白石篆刻在民国当代不属正宗印风，与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王福庵相比，市场也不算好。朱屺瞻作为小近三十岁的后辈，却慧眼独具，只收齐印，坚持不懈数十年向齐翁订件，且一直未曾谋面而只是信函往还，当年曾令齐十分感动并大叹知己了。而且，传世并有齐白石绘“梅花草堂图”山水画轴和齐氏题“梅花草堂”匾额，足见其间信函交游之密切和作为齐白石篆刻知己的核心地位所在。

但在知己之前，我们忽然看到有一纸齐白石给荣宝斋的便笺：

“荣宝斋鉴：承送来上海朱君之印石四方，伊之原条。写明需刊朱文者三方，而且方方需刻边跋并上款。朱君虽然知我之刻，不要以知己压人。余年八十一矣，如此朋友可不要。不能照刻，谨送还。九九翁白石字，二月廿二。”

依学者们推算，这是他在1941年写的。比前述“知己有恩”早了三年。字里行间，流露出对朱做派的极其不快和不满。猜想朱屺瞻发出的订单应该是一如既往的正常行为；但仅仅是要求复杂些比如刻边款和上款或朱文，不至于到了连朋友都不要做以及“压人”云云。或许是因为之前有欠润未付之事或经济交易方面的信用出了问题，齐白石才会如此大动肝火。三年以后，旧账已了，新单纷至，于是不再提“压人”。朋友又要了，知己又是有恩了。八九十岁老人，阴晴飘忽不定，喜怒皆自由己。仔细想来，甚是令人发噱。

## 违背契约精神 王缙绪“不成君子”

另一位主角，是四川军阀王缙绪。曾由师长军长到任集团军司令，后当到四川省政府主席。在1931年左右，王缙绪不断托人请白石刻印，并一再盛邀白石入蜀一游，还赠其侍女一名“磨墨理纸”，言明入蜀仅凭刻印即可挣丰厚润资。感恩不已的齐白石还有《梦游重庆》诗：“百尺红素倦红鳞，一诺应酬知己恩。昨夜梦中偏识道，布衣长揖见将军。”又有序云：“王君治圆（缙绪）与余不相识，以书招游重庆，余诺之，忽因时变，未往。遂为万里神交。强自食言前约，故梦里独见荆州。”

不相识而见招，未往又梦中“识荆”，还有百尺红素的美女新侍（名淑华，侍居北京一年多，后还乡），这王缙绪虽身为大官也的确够朋友。次年齐白石还画《山水十二屏》遥寄，又次年命儿子齐良琨入川为王缙绪携去手拓印谱四册。直到1936年，齐白石终于应邀带着宝珠和二幼子入川，刻印作画，不亦乐乎。而王缙绪原约3000洋，却只给了400元。《蜀游杂记》自谓：“半年光阴，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，可谓不成君子矣！”自川返京，再也不提及王缙绪了。五年后，齐白石仍然气愤难平，又在原《蜀游杂记》末页再题曰：“翻阅此日记簿，始愧虚走四川一回。无诗无画，恐后人见之笑倒也。故记数字，后知翁者，翁必有不乐之事，兴趣毫无以至此”。

一代大师齐白石亦有此窘境耶？中国本是个人情社会，全凭口诺，缺少契约精神。王缙绪对齐白石素未谋面而趋之若鹜，本来是个讨人喜欢的角色；但正是因为承诺3000洋而不兑现，又让老人滞川半年，想必写刻笔墨应复不少，又在四川王司令王主席的地盘上，无法摆脱，又说不出口。于是“神交”“知己恩”遂变为“不成君子”乃至绝交。这半年光景，生闷气生得的确有点大了。

朱屺瞻亦是如此，几十年如一日追捧在当时并不走红的齐白石篆刻，钱也花了大把。但就是因为拖欠酬金未付，或要求刻上款边跋而未能按例加润，即使收印76方之多，在齐白石刻印订户中数大端第一；但因为没按规矩办事，“知己有恩”变成了“压人”，连朋友都不要了。如果不是朱屺瞻赔小心迅速扭转形势，齐老爷子的气必会一直生下去。

规矩，契约，齐白石当然喜欢钱，但他的喜怒由心，本质上看他还是个老实人，是个农民，是个民间艺人。他非常信奉契约精神和规矩，认死理，讲妥的事不因人情泛滥而“变通”和妥协。也许是因为这样的哑巴亏吃多了，所以他的润例也特别苛刻和“财迷相”：“……白求及短减润金、赊欠、退换、交换，诸君从此谅之，不必见面，恐触恶念。余不求人介绍，有必欲介绍者，勿望酬谢……无论何人，润金先收。”（《卖画及篆刻规例》）。

如果不了解朱屺瞻、王缙绪的故事，只是读这样的文字，肯定觉得齐老爷子太过分了。但是现在，在字里行间，我读到的是一个老实本分迂腐固执以书画篆刻为业做人，又遇到机巧狡诈的社会大环境时的自保之举。其实反过来想想，今天书画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

齐白石的《山水十二条屏》，目前存



山水十二条屏之绿天野屋

世有两组。为王缙绪创作的一组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之中。王缙绪担任四川省博物馆馆长期间，将这组画捐赠给了当时的西南博物院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）。

《山水十二条屏》，纸本设色，纵138厘米、横62厘米，共12条，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的经典佳作。此套条屏自署标题的共有七幅，即《清风万里》《岱庙图》《借山吟馆图》《绿天野屋》《荷亭清暑》《一白高天下》《雨后云山》。未署标题的有五幅，根据题跋、内容可命名为《斜阳水渚》《飞鸟暮归》《月圆石寿》《木叶泉声》和《梦游渝城》。

《绿天野屋》以水墨写绿丛中野屋景色。这是十二条屏中仅有的两幅纯水墨而不施色的作品之一。远处的山用传统较为中规中矩的皴法和点苔，但蕉叶却用了白描的手法细细绘出，虚实结合，是白石老人的创新之举。

陈振濂